

星期文库

“泉水与茶文化”系列之四

松下清嘏第三泉

李昱坤

天下第三泉在何处呢?说法同样有别。刘伯刍评定的在苏州,即虎丘的陆羽井。陆羽评定的为湖北蕲水的兰溪石泉,乾隆御封的则是济南的珍珠泉。

初来虎丘,人们多关注于云岩寺塔这一中国第一斜塔,以及自山门开始的唐伯虎点秋香两个经典情节的发生地。我当然不能免俗,只是行至虎丘山巅,见到“第三泉”后,此后再来,多流连于此。

“第三泉”毗邻剑池,坐落于千人石之右,冷香阁之北。

苏州多名胜,虎丘以古老尤胜。这里修篁掩映,岩秀壑幽、曲涧潺湲,池泉清冷,路若绝而复通,石将颓而又缀,景色秀丽,夺人心魄。

苏州的几处名泉,也多在虎丘。头一处名泉为憨憨泉,位于斗拱飞檐的断梁殿一旁。关于此泉,民间流传的故事极其动人。此泉也称之为“海涌泉”,传说泉眼直通大海,千年不竭。千人石旁有呈长方形、深约5米的剑池,石壁上刻有相传是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手笔的“虎丘剑池”四字手迹。池上两崖如劈,藤蔓披拂。崖底则是形如长剑的一汪碧波,澄澈透明,冷气逼人。唐代李季卿品评其为天下第五泉。

“第三泉”由茶圣陆羽亲手所掘。据《苏州府志》所录,唐德宗贞元年间,陆羽寓居虎丘,亲汲山泉,细品茶香,深研茶道。发现这里的山泉清澈明亮,甘美可口,实为煎茶之上选。故而于山巅掘泉一眼,专供品茗试茶之用。同时,又于泉外开山辟地,植茶种树,使得“种茶”之术在苏州大力推广。

后人为纪念陆羽对茶学的卓越贡献,将此泉尊称为“陆羽泉”,或“陆羽井”。实际上,还是那位深谙茶道的刘伯刍,认定虎丘石泉水为天下最宜煎茶的七处泉水中的“第三”。此泉水因之得“天下第三泉”之美名。

泉园门额刻“第三泉”三字,周边有“铁华岩”“汲清”“品泉”等摩崖石刻。且泉所处之地,原有石井。南宋范成大所著《吴郡志》载:“今剑池傍经藏之后有大石井,面阔丈余,嵌岩自然。上有石辘轳,岁久堙塞。……绍兴三年(1133),主僧如璧,始淘古石井,去淤泥五丈许。……泉出石脉中,一宿水满井。……味甘冷胜剑池。”井口约3米见方,四围石壁,井底有六朝青砖。泉水经石道注入剑池,是虎丘水系源头。

“第三泉”地处岩石节理凹陷之地,三面为摩崖石壁环绕,仅东向敞开,使得雨雪降水得以渗入流纹质熔结凝灰岩的裂隙之中,汇聚成富含矿物质的天然裂隙水。水质地纯净,品质优良,堪称上乘天然矿泉水,极宜饮用。

茶性必发于水,虎丘之泉水,实乃泡茶之上选,且最适合烹煮碧螺春茶。

出低价,买卖双方当然可以互相讨价还价,买者把价格压低,也是情有可原。傅公那时收入不低,月薪可达一千圆,但对于一个藏书家来说,钱再多,也是不够用的。可惜的是,生意不成,人情不在。鲁迅与傅先生从此有些交恶了,这个不提。

鲁迅先生与藏园先生这次买卖,出奇的,不是菜市场卖主与买主的关系。把其关系曝出来,就让人特别吃惊了。傅公是光绪二十四年进士,曾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,这些前清遗老的身份不提也罢,让人吃惊不小的是,其时,傅公是教育总长,其时,鲁迅又是什么身份?鲁迅还不是自由撰稿人,而是教育部的一个科长;这么一看,这不是一般买卖关系了,而是妥妥的上下级关系。

也不知道傅公跟鲁迅做买卖,当时是何心态,傅公收藏书,也许是比较贪心的,每一个买书的人,都想低价买好书;傅公爱书痴书,并不证明他贪婪——傅公重病之时,自知大限将至,特把所藏之书都捐了出去,捐给北京图书馆(现国家图书馆)1.6万册,捐给现在的重庆图书馆2.5万册。

藏书那么小气,捐书那么慷慨,傅公也是好人哪。鲁迅先生与藏园先生闹矛盾,是好人冲了好人哪。

鲁迅卖书

牛一鸣

不算低了。

这个价格却非鲁迅所能接受,鲁迅觉得,这几本书,绝不止值这个价。想来,按傅公“暗中摸索,能别媿妍者”的眼力,也应该认得这些书是蛮值价的。这桩买卖,未能成交,让鲁迅先生心头不喜,后来好几篇文章里,对傅增湘颇有微词,“他使我跑了三四趟之后,才说一总给我八块钱,我赌气不卖,抱回来了,又藏在北平的寓里,但久已没有人照管,不知道现在究竟怎么样了。”

可以告慰鲁迅先生的是,这本《立斋闲录》很好,很好,现在藏在北京图书馆里,书上那“周树人印”,依然光彩夺目。

这书值价,傅公何以只出这个价?有些不解,傅公是藏书大家,一生藏书高达二十万卷,有谓,傅增湘无论是在藏书、校书方面,还是在目录学、版本学方面,堪称一代宗主。也许是,既然是做买卖,卖者要出高价,买主只



●老树画画

山中雨

老树

夜来山中雨,
怀花过孤城。
云从眼前移,
月自心头生。

北纬30°线是一条世界公认的神秘纬度线。在这条纬线附近,有神秘的百慕大三角,有著名的埃及金字塔,还有位于北纬30°44′23″的重庆奉节小寨天坑。

小寨天坑深达666米,坑口直径622米,坑底直径522米,是世界上最大的“漏斗”。我与弟弟曾一起下到天坑底部,完成了个人生命里程中的一次“壮举”。

666米是什么概念呢?普通住宅楼每层约3米,666米相当于222层楼的高度。要抵达天坑的最深处,就要从第222层楼开始,一步一步下到第一层楼,然后再从第一层楼,爬到第222层楼。这一下一上,全靠一个脚印一个脚印实打实走出来,少走半步都不行。

开始阶段,台阶不陡峭,栈道也平缓,手里的登山杖基本没有派上用场。走了一段,后面上来一男一女,打量他俩的着装,应当是景区的工作人员。我问道:“到底部还有多远?”女士回答:“快了。”我纳闷:“这就快到底了?”男士笑着说:“走了三分之一了。”

我一听,觉得下天坑原来没有那么难,于是加快了脚步。

谁知道,事实与他们所说的,相差太远了。

一般的山路,都是下面平缓,上面陡峭,所以爬山时越爬越累。而天坑正相反,它是上面稍平缓,下面陡峭,而且越往下走越陡。人越累,路越陡。就在我累得想打退堂鼓时,往下次

小寨天坑下上记

孙贵颂

看看,好像能看到底部了,瞬间生出几分胜利在望的底气,继续往下走。然而路越来越陡峭,腿也越来越乏力。此时要想回头已经来不及了——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时,放弃实在太亏了,只能坚持坚持再坚持。终于,我下到最底部了。

我仰起脖子,对着洞口,大喊一声:“胜利啦——”巨大的回声,在我鼓掌叫好。